禮書通故

軍禮通故　　禮書弟四十

定海黃以周述

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馬融云司馬灋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恐千乘也庾仲友云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之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之

出兵成國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具三軍方七十里具二軍方五十里具一軍自賦言之方千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具千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外則附庸山川土田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然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止兵革車千乘以周案馬主周禮包主孟子王制說詳封國門攷之易震驚百里為諸侯象故傳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鄭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同方百里孔子言道千乘之國又言制國不過千乘亦以百里為言如方五百里四百里制踰千乘矣曾子言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君

政子路言千乘之國冉有謙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以明不敢治大國則千乘為百里之國甚明公矦地方百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亦必相傳有自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商周舊制鄭注王制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是五等之國皆益之地信是則周禮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諸矦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司馬灋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徒家一人正合古制孟子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確鑿有據其後成王以五等封諸矦又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荒大東至于海邦史記魯地方

四百里與周官合記明堂佐張大其辭則又云七百里矣或謂大國三軍方百里三萬家是不足三軍之數不知古者諸侯百里地域既小其軍師乘卒之數亦必不同周禮司馬灋說周初舊制仍據周禮司馬灋推之宜其有地兼所容賦兼所出用兼所給之疑矣何元子謂十井出一乘其虐過亏邱甲其謬亦同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鄭注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為制如六遂矣若然計井出賦自有變通舊說除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之法亦據大判言之井十為通通三十家出賦一乘士卒三十

人其起徒役亦無過家一人何元子不用二而當一之說而以參之一會供王者除之亦非

周書武順解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衞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孔晁云伍兵名開猶啟敦猶厚伯卒名右九伯卒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舉令之亏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亏伍故不正相當以周案孔注有字誤元卒卽詩之元戎五伍曰元卒爲車一乘古者謂車爲兩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故車

以二十五人爲一乘一卒居歬曰開開猶啟卽詩所謂元戎之先啟行者是也敦讀敦𠂤之敦謂軍後重車四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爲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三卿三軍也爲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是武王國制千乘之法也司馬遷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輿亏此其言曰大歬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啟卽居歬一卒之開後漢岑彭傳注凡軍在歬曰啟晨卽居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音相近服注左傳以大晨爲大殿殿與晨古音亦近軍

有次舍用再閈後敦左右閭之法出戰用輕車後敦畱任軍後祗用再閈左右閭三卒司馬灋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卽仿此再左右啟閭之卒也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二十五人卽仿此後敦之卒也武王之制五伍為卒四卒成衞司馬灋用其成衞之卒以為一乘以此鋻之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為八十一乘司馬灋云八十一乘為專以卿一軍言也卿主一軍故謂之專正二千七百人為二十七乘司馬灋云二十九乘為參九當伍七以正二十七乘言也正為三右之長故謂之參然則司馬灋所言乘制實仿周書特其所用

人數較古爲多㫖

鄭[元]說詩采芑其車三千宣王承亂渓卒盡起何楷云尙書疏出車一乘則有兩軍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𥶡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𥶡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孔廣森云軍五百乘乘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惟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鄉之中以家制卒而用之征遂之外以甸制乘而用之守以周案詩其車三千三章種衆言之此必實有所指鄭箋之說歬人駁之者衆矣竊謂周初軍制自以武順解四卒成衛為通制而啟行元卒古亦謂之元戎其人五伍二十五古亦謂之一乘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以元卒五伍計之得三千乘采芑所詠正六軍正卒之數顧王出征不靖非特羨卒不盡起即正卒亦不盡用而

詩人意在誇美故舉六軍正卒言之爾抑亦玁狁綏彊遂盡起六軍與　又案天子六軍之制七萬五千人有合旃開左右閭三卒言之者其車千乘如注疏家所言是也有專以元卒五伍言之者車三千乘如采芑詩所言是也其諸侯三軍之制用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之法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大國千乘有公徒三萬如魯頌所言是也諸言各有所指宜分別觀之若牽而纏合無一可通矣孔氏二十五人為一乘有合元戎啟行之法金誠齋申其說以為即司馬灋徒三十人為一乘而留其五人以將輜重斯言難信

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以周案天子國制六軍其出征祇用六師不盡發正卒不足則徵諸侯故詩述天子之軍皆曰六師常武為宣王親征亦惟曰整我六師則棫樸詩言六師及之者非殷末之制有異周禮之故矣周禮以制軍言詩以出征言出征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一軍故毛傳直以六師為六軍六師萬有五千人其車五百乘

周官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左

氏說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穀梁說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案白虎通義引穀梁傳作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此係後人據周官文竄改觀上下文言一軍萬二千人足以征伐不義距一方之難自知公羊說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董仲舒云大國四軍何休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以周案左氏說與周官合公穀所云皆據古者為說天子六師據出師言古者諸侯地小在國止制二軍其出師則一軍凡軍將皆命卿古者諸侯止有上卿下卿故

止有二軍上士下士二軍之佐也董子又分二軍之佐
故云四軍實亦二軍范注駁傳固違穀梁何注解上下
卿亦非公羊本意其引禮天子六師與穀梁傳古者之
說合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當有字誤三略聖王御世度
昇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也據
此諸侯在國制二軍出則二師與天子在國制六軍出
則六師相合皆古制也　又案賈疏以侯爲次國孔疏
以侯爲大國宜從賈
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公車千乘
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遂鄉兵數也孔穎達

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合公徒三萬箋以爲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爲四萬此頌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今以春秋檢之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僖公之時無作舍之文知無三軍戴震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蓋一車士卒

其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葢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康成舉司馬灋甸出一乘士卒七十二人之說謂舉成數故言三萬非是以周案周初諸侯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千乘之地九萬家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通卒之得三萬家故司馬灋云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兩數符合箋疏竝謬且魯頌所言是出賦之實數其制軍及調發又各不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會其車人之

卒伍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乘明調發之時車人別有分配之灋也逸周書武順解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歬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衞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武王國制三軍之制也其調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為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偽泰誓稱六師不足據）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司馬灋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虎賁卽士士三

千人其徒蓋亦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魯頌所言是周初出賦舊法逸周書所言是周初制軍舊法牧誓及孟子所言是周初調發徵會舊法戴氏以孟子證司馬灋三十人一乘是已其以魯頌所言為出軍數仍未當家出一人從軍恐民不堪命矣　又案禮季二十與戎事六十還兵武王出征用虎賁三千人事任彊壯紓其老艾紂師若林馳其季老竝用之故傳曰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烏以須髮之白黑言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人國策蘇秦說趙魏呂氏春秋簡

選篇賁因篇淮南子泰族訓竝云三千人與孟子同韓
非子亦言武王伐紂綮甲三千人則書序作三百字誤
也逸周書作革車三百五十乘虎賁三千五百人與諸
書異蘇秦云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
過三萬又本司馬灋百人一乘推說非事實也齊語萬
人為一軍是齊制說文以為四千人為一軍一切經音
義引字林同未知何據
司馬灋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又洨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班固漢志用甸出一乘之洨鄭元

周官注引成出一乘之法賈公彥云鄭注小司徒引司馬灋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天子畿內采地法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灋彼是畿外邦國法彼甲士少徒卒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江永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戴震說乘法一車其三十人司馬灋與周禮有合有不合不可執定王鳴盛秦蕙田說觀鄭於論語注服杜於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之說獨於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見賈疏之精又孔穎達書牧誓記坊記正義謂臨陳對敵配割其車則三十人自

屬元科非軍灋以周案鄭箋采芑亦引司馬灋七十五人明畿內事賈疏不過謂乘三十人為畿內采邑之制如此非鄉遂都鄙盡用此法左傳成公元年孔疏亦云然王肅莊謨會賈意殊嫌穿鑿其實賈孔之說亦非也左氏傳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為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法也左氏傳又曰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古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法亦成出一乘之法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法亦

與傳戾古者賦與軍異軍之在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言貢賦之法魯頌云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是記貢賦實數天子地方一畿則有賦萬
乘詩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而云旆一卒曰開
後一卒曰敦左右一卒曰闔三單用開闔七十五人四
卒成衞用百人此言在國制軍之法司馬灋本此而云
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曹公新書云攻車
一乘旆摞一隊左右角二隊其七十五人是用其開闔
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
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廄養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

書同是用其成衛以立營武順曰四卒成衛于周官曰四兩司馬灋專以開闔七十五人言則一乘三兩也百乘三師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用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用五百乘此浤以徒為主故甲士少步卒多孟子引逸書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卽甲士每車甲士十人此武王為諸矦時出征境外之浤司馬灋本此而云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出征用六師萬有五千人計五百乘此浤以車為主故甲士多步卒少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于國用其本賦十之一出征于外又用六軍十之二先王之用民力可

謂紓矣　又案四卒成衞爲在國制軍之定法是固然矣而境外出師雖以革車士徒爲正亦時有變通之法大司馬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車爲主者宜甲士多步卒少固用革車之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矣其人爲主者宜甲士少步卒多亦惟用長轂之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凡出軍之時宜先相其田野之險易而後比其車人之卒乘是以國有軍旅之戒縣師必受灋于司馬而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亦必合其車之卒伍以比其乘司馬灋並列革車長轂兩制亦以明險易之不同車人之互主焉爾車人職云行澤欲短

轂行山欲長轂山卽險野則長轂之乘用亏險野明矣學者知其成洫又能變通之斯為善讀書者

金榜云成百井三百家可任者家一人出士徒三十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也此正卒也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此通正羨之卒也

以周案金說近儒多信之其實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洫非軍制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去一二而當一同洫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

此兩法通率今祗用二而當一之法與成三百家異術

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爲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爲羨卒祗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變名何卒

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

誤四

陳祥道云司馬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

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車千乘矣葉時說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沈彤說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王鳴盛說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為定一乘三兩之數四乘三卒之數百乘三師之數五百乘三軍之數千乘六軍之數葉沈說非以周案如陳氏言六軍三軍尙不失卒伍整齊之數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有畸零不滿其乘者矣葉沈二說既為王氏所非王氏軍賦說謂畿內軍法一乘三十人而此解六軍又用七十五人之數亦自矛盾

管子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以周案管子此說見揆度篇與周官合百乘之國中距四方度五十里據小國男方百里言千乘之國中距四方度百五十里據中諸侯伯方三百里言

公矦之國所賦本不止此而制國不過千乘故舉伯以為例也一乘馬四匹與司馬灋同家出一人為乘與司馬灋異盔司馬灋言調發之數管子言制賦之法其意亦相通也

賈公彥云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在軍為伍兩卒旅師軍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孔穎達云天子六軍出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灋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以周案賈疏甚謬古者伍兩卒旅不取足亐比閭族黨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亦非僅取亐六鄉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役㳒非出師㳒也出師之㳒當依司馬灋為正大司馬辯旗號兼陳都鄙鄉遂之物縣師作衆庶及馬牛車輦兼會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稽是六軍之士不必盡出六鄉伯禽征淮徐亦兼用三郊三遂則天子六軍可知孔疏鄉為正遂為副近是其說小司徒家一人為畿內六鄉之㳒司馬灋甸出七十五人為邦國之㳒亦誤江慎修云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更休之㳒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

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與上地同出一人爲兵也

賈公彥孔穎達說出軍之法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國邦國章俊卿陳傅良說古者畿內之兵不出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武王克商實用庸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攷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閒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譏焉左傳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以周

案諸家說皆一偏經傳王人曾伐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事之大者則出六師餘徵諸侯故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常武曰整我六師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書顧命曰張皇六師並不言六軍春秋窮兵已極而繻葛之戰王將中軍虢公將右軍周公將左軍餘徵諸侯亦不盡發六軍公羊隱五年傳注亦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

周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鄭元云四邱為甸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是以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邱甸縣都之溝洫云邱甸者舉中言之一說乘

如字邱出一乘以周家鄭讀乘如嗽以通甸字為乘甸古音隔遠也但郊特牲篇惟社邱乘供粢盛文與此同似無須破字古無邱出一乘之㳒然乘㳒實昉亏邱觀春秋傳子產作邱賦魯作邱甲可知成㳒沿革之有自司馬灋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邱牛至甸出馬四匹牛十二頭謂之長轂一乘左傳載季孫用田賦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亏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足矣亦獨以邱為言皆其證也但邱為乘之始基非乘成亏邱賈注直以邱出一乘為古㳒斯則非矣

鄭衆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餘子謂羨也鄭
元云大事謂戎事大故謂災寇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
守王宮者也以周案說詳職役門古者無盡發羨卒之
事呂伯恭王卤莊巳詳言之
鄭元云序官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則凡
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
兼官焉或說將皆命卿卽六官之六卿或說命卿是司
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寇司空及六鄉之卿大夫爲之
若大宰司徒宗伯之等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薛
衡云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

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為軍帥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卽六鄉之卿也鄭注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為復曰選于六官葢無一定之見蔡德晉云軍不必皆取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為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以周案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確證天子以六卿主六鄉諸侯之三鄉二鄉一鄉者亦必以命卿主之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國立三鄉師出三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

天子故國立二鄉師出二軍小國三鄉一鄉命于天子故國立一鄉師出一軍是軍帥皆命卿也師帥以下不必皆鄉吏蔡說為當　右周制

王肅云費誓三郊三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也孔穎達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鄉為正遂為副以周案諸侯亦四郊云三郊三遂者書序云東郊不開是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此說本屬難信謂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要謬鄉在遠郊之內以鄭注言魯侯國遠郊四十里據賈馬說遠郊五十里以四五十里之地而令出三軍勢必不

給總之魯之開國或二軍或三軍已難定鄭曰三軍亦必合郊遂之民互相調發故曰三郊三遂非取足于三鄉也且合徵三郊三遂以充軍數自有羨卒留守者亦不止東郊也王孔二說胥失之矣

左傳云魯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羊說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復古也穀梁說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以周案魯舊二軍皆屬于公執政者將其左二卿其將其右時叔孫穆子為

政將左軍季孟共將一軍季武子將作三軍欲各將一
軍也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謂政既及子子必叉
變也杜注謂貢賦重恩不堪非也至季武子執政果援
舊法以舍中軍故公羊家以為復古亏是季氏將左叔
孟將右遂為定法清之戰其證也左氏云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謂各征一軍也云三子各毀其乘謂毀其私
卒也三家各有私卒至時又毀之者直以所分公室之
一為其卒所以申明各有其一之指也杜注謂壞車乘
分以足成三軍甚謬襄公之世豈不足三軍之數分以
足成三軍左氏亦何得謂之毀乘且叔孫取其子弟孟

孫取其半非能出其私卒以足公室特以此本公室之
衆不敢盡取爾至舍中軍公無其民大蒐于紅革車千
乘其皆三家之衆與　又案季武子作三軍而公室弱
舍中軍而叔孟微一作一舍專爲奪民而已其于卒乘
之增減未之聞也江愼修謂春秋時兵農已分本難據
信朱仲鈞申江説并謂晉作三軍籍民爲兵其舍也即
還兵于農說更無稽
公羊說晉作丘甲丘爲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爲丘爲甲
非正也何休云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服虔云司馬灋
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爲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杜預說甸所賦甲今魯使邱出之杜佑說邱甲邱各一甲一邱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以周案何注甲訓鎧本正義而被甲之士亦僃甲猶執兵之卒亦僃兵也左氏傳曰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亦謂甲士服注備引司馬灋者以明古者四邱出甲士三人邱不成甲今魯使邱出一甲士則步卒亦必有增亏古杜氏通典所言邱甲之㳒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古㳒邱出步卒十八人蓋子慎之遵說也惠半農據管子乘馬篇邱一馬其甲七以為邱出一馬七甲非服氏意元凱以

為一邱出四邱之賦魯雖苛征當不至此不可從
賈逵云季康子以田賦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
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范甯杜
預說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魯用
田賦別其田與家財各出此賦何休云田謂一井之田
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禮稅
民公田不過什一賦十井不過一乘以周案以田賦者
謂計田叟出軍賦蓋較常賦又加一倍孟子曰求也為
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卽據此田賦而
言也賈注泥于下文歲收田一井之語遂謂一井之田

令出一邱之賦韋昭駁之云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亘此說是也何范諸注亦未見確　又案何注所引漢法卽口率出泉是也云以田爲率田乃口字形之誤漢高紀初爲算賦如注云漢儀注民秊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又昭紀口賦如注云漢儀注民秊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以補車騎馬漢貢禹傳云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是漢時口率亦以給軍用也故何氏引以況田賦鄭注周官大宰九賦亦以爲口率出

泉賈疏謂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采地外之
公邑有口率賦錢入亏王家叓屬不經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孔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
幼有軍旅之歲則徵之無則已韋昭云藉田謂稅也里
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力謂繇役以周案古人言
賦多屬田租至春秋以後田謂之稅軍謂之賦故季康
子用田賦賈逵何休范甯杜預皆以為軍賦漢刑法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食貨志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賦有稅稅謂

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則民之受田者有稅復有賦似古法矣顧孔子歷言藉田以力賦里以入任力以夫之常法又云有軍旅則徵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是則軍賦非常徵漢志所言實非殷周盛典矣季康子欲用田賦即計田出賦以為常徵之法論語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即指此事而言康子使冉有訪孔子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望冉有救止之而冉有不能以公就爭且奉行之故孔子嚴為之責其賦今雖莫尋其詳孟子曰賦粟倍他日其大判可知矣

又案古軍賦一井之中一家出役七家各出粟米布縷以助其衣食孫子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是也孟子粟米布縷力役之征趙注云國有軍旅之事横興此三賦蓋自春秋以後國無歲無軍旅三征儳同正賦不獨魯爲然故孟子有用二用三之歎又國語云弓是有鰥寡孤疾交承上謂砥遠近量有無議老幼之中亦兼議此窮民之無告者又云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明軍旅歲所出之賦如此較諸田税輕甚也韋注鰥寡孤疾屬下爲義徵謂徵鰥寡孤疾之賦殊謬稯秉禾數韋

氏又以米數釋之此沿許氏異義（詳辨田賦門）且以此為一井中百畝之稅非一井所出之全數亦未是（右稅制）

春秋左傳齊慶封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杜預云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以周案六正六軍也晉此時初用三軍傳猶據昔六軍為文故曰六正（晉悼復三軍在襄十四年此傳在襄廿五年）五吏謂軍尉司馬之屬三十帥者周禮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有五師帥天子六軍有三十師帥晉自景公作六軍上擬天子故六正有三十帥杜注六正為三軍之六卿尚通五吏三十帥分文武職殊謬古軍卿豈有文武之

別錄

春秋左氏內外傳晉有七輿大夫服虔說僖十年七輿大夫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據閔二年伐東山皋落氏言之時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罕夷以卿將下軍阮氏校勘記據閔元年傳改作下軍失服氏上下軍錯舉見義之意襄二十二年七輿大夫下軍輿帥七人與欒氏者以周案七輿大夫為軍之師帥非治副車者說詳職官門攷晉國軍制常賦七百乘乘用七十五人其分為六軍也每軍士卒少故師帥一軍五人而六軍則有三十人故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其合為三軍也每軍士卒多故師帥一軍七人而三軍則止有二十一人故獻公之世二軍

平公之世三軍竝有七輿大夫之名三軍有三七二十一師帥矣六軍用三十師帥其法本諸周官具詳大司馬序官三軍用二十一師帥者軍賦七百乘以乘七十五人乘之有五萬二千五百人以師二千五百人除之爲二十一帥此三軍之數也其每軍則七師帥謂之七輿大夫申生于魯閔元年將下軍明年伐皐落氏又將上軍服注據上軍爲文者欲與與欒氏之下軍籍舉見義明三軍皆有七輿大夫爾　又案晉自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作晉侯(莊十六年)至獻公始作二軍(閔二年)文公蒐于被廬乃作三軍(僖廿七年)復作三行以禦狄三行無佐(廿八)

年遜六軍之名故謂之三行既又罷去三行更為上下新軍是為五軍卅一年襄公蒐于夷舍二軍復三軍之制文六年景公賞鞌之功又作六軍成三年鄢陵之戰罷新上下軍為四軍十六年悼公又舍新軍復三軍之舊襄十一年自後終春秋之世不改此其軍制之大略也其乘制城濮之賦七百乘鞌之役景公亦許七百乘郤克請用八百乘蓋出討用七百乘其常制也夷儀之救在中牟者有千乘定九年此其在國禦戎之制也傳言晉治兵邾南有甲車四千乘昭十三年遂啟彊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昭五年其長轂其有四千九百乘此其適國出賦

之數也右晉制

受業江陰馮銘
孫次戌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鄭元云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惠士奇云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注云災謂辠惡紀治理也有辠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辠也衞侯殺叔武君殺其臣名非不正而其臣無辠天子使其吏治之經書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眚之也非正之也鄭以此當正故云然眚公羊作省字通常武詩曰省此徐土眚之言省

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以周案惠氏此說勝注鄭說據王霸記背與削燕以別

鄭衆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憚鄭元云壇讀如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惠士奇云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蓋置之空墠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為出其君出非幽也以周案此當從鄭出謂出其君亏墠對立賢為文如惠說壇與杜燕以別

鄭元云正者執而治其辠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

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惠士奇云正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聲其辠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邾人戕繒子于繒榮梁子曰戕猶殘也捝殺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近之范注捝謂捶打與劉异以周案正殘皆殺也為君親別其文

惠士奇云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于外內亂鳥獸行矣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死

叔術乃致國于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
于周曰何故亟亟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矣以周案惠
氏此說亦當
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休兵鼓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
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而下不可動洩夏至陰氣
始動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耆陰氣也通
典云鄭瑶謂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
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賊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寢兵之教不宜

同也以周案易復爲十一月卦象曰至日閉關據冬至言姤爲五月卦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據夏至言誥當依鄭本作詰云詰止也後漢魯恭傳引經亦同云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五經通義言二至竝休兵鼓與易象合鄭瑤所言依易虞王本作施命誥四方非古義也月令言君子日長至之晏陰與日短至之定陽文義亦同又以仲夏行冬令則暴兵來至仲冬行秋令則國有大兵明兵興之違令竝可證

舊說王制天子出征類宜造禡皆舉行于將出之時受

命于祖受成于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冉林喬蔭云禡于所征之地明是已至而後祭非與類宜造一時之事受命于祖受成于學乃是總言出征之事祖即上文所謂造于禰學即下文所謂出征執有辠反釋奠于學益師行必載遷廟之主遷廟主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主也（說詳會盟門）此主因祔禰而遷之于太祖之祧今將載之以出故告于禰廟而迎其主以其所告而言故王制云造乎禰而其主在太祖之祧故太祝言大師造于祖以其出于太祖之祧故尊稱爲祖書所謂用命賞于祖是也以其先告禰而後迎之故亦謂之禰文王世子

所謂其在軍則守于公禰是也實則竝非祖禰正名之謂之宗肆師所謂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是也受成于學成卽成功之成宋史以禡祭爲出京前一日行之秦氏通考因其誤而至所征之地反無此祭至以受成爲定兵謀經典竝無可攷

春秋左氏傳云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粗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傳云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以周案從左傳何注公羊謂侵者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伐者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亦通穀梁說不可從

春秋家說諸侯出軍行過其地必假道禮無其文以周
案禮經聘且假道軍行可知白虎通義三軍篇引逸禮
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

服虔云犒師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
沐犒師何休云牛酒曰犒以周案服注取逸書槀飫之
義周官槀人先鄭讀槀為犒是二字古通也何注以字
从牛故知其用牛兼言酒者洪氏隸續漢斥彰長田君
斷碑有勞醻之語是其字亦作醻从酉

鄭[元]云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萃猶副
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車王在軍所乘也廣車

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是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故書苹化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軿車其字當為苹以周棨乾時之戰魯莊公器戎路漢淮之軍楚鬭丹獲其戎車皆君所乘也齊有貳廣杜注公副車楚子之戎分為二廣杜注楚王要迭載之是所謂戎車之苹也楚子二廣各十五乘是所謂廣車之苹也古人車戰專後整齊必有護衞故不致敵人直軼其君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為廣車之不設也楚子又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即所謂闕車觀兵陳薄處從而補之以防敗失苹車

當佗輧車謂輜重

周書云五陳春牝陳弓為菁行夏方陳戟為菁行季夏圓陳矛為菁行秋牡陳劍為菁行冬伏陳楯為菁行見通典司馬灋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見司右注管子云東方矛南方戟鹵方劍北方脅盾淮南子云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鎩公羊家說五兵矛戟劍楯弓鼓榖梁家說矛在東戟在南鉞在鹵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衛宏云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楊雄云木為矛金為鉞火為戈水為楯土為弓矢鄭眾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元云車

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韋昭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以周案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有五兵五鼓國語有三革五刃則五兵數盾鼓者非也說詳所箸禮說略

孔穎達說長轂馬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故司馬灋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質人云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

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受兵輸亦如之是也以周案車甲馬牛有賦于民者見鄉師族師鄼長里宰遂師縣師稍人諸職有給諸國者見巾車牛人司兵司甲司弓矢諸職楚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出軍馬者不供賦供軍賦者不出馬馬有公國之分車牛甲兵當亦然也自疏家誤謂六軍必出六鄉而家一人之灋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甸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其賦倍重于是有鄉賦人甸都鄙賦車甲之說以均其輕重之差此彌縫之說不足據也毛大可王卤莊孔巽軒錢溉亭秦味

經皆族師若佗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詁謂

帥而至鄭長文同是鄉遂亦其甲兵戈盾縣師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之數及六畜車
輦之稽若有軍旅之戒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
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鄉遂都鄙兼
有賦人賦車器之法
賈逵云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以組綴甲車
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
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
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裹公族所服
被練以練為甲裹卑者所服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文

被練練袍惠棟云賈説爲長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空惌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注以帛綴甲即被練是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賈説蓋本此以周案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凡甲屬衆札爲之而衆札之屬則綴以組帛之類組者織絲爲條被乃紴之俗字説文紴條屬讀若被紴練謂絜湅帛以爲條也甲之固在盈竅

而盈竅用裂帛為被不如織絲為組之靭故曰帛半任力組盡任力惠氏申賈甚是其以任力為製甲者之力尚誤組甲三百三百乘也乘用百人故被練者三千百人謂之卒故被練為徒卒之服其卒長乘車謂之車士故組甲為車士之服馬說無據杜說更謬

異義云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弓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為祠因為作說弓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

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賈公彥云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孔穎達云鄭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以周案鄭從左氏佗治兵而不用其授兵之說賈疏是
江永說左傳言晉軍魯軍有舍有佗又言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外傳言齊參國伍鄙之法皆春秋時兵農已分之證以周案江說甚辨實難據信嘗閭諸先君子曰管仲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韋注所謂不從戎役者也士鄉十有五其制十軌五十家家出一人從兵役以五十人爲小戎也五分郊外而

置五屬外傳不言其出兵之制此依成周八家出一卒之舊法也五屬之農井出一人爲古寓兵于農之善政十五鄉之三軍多其軍役必減其租稅此後世府兵屯田所自昉寓農于兵者也軍有練閱調發之殊晉軍之或舍或佗調發之或多或寡也楚民之不敗業言供役不擾也

顧炎武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以周案論語足兵太兵自指兵器左隱四年襄元年傳云敗鄭徒兵謂徒卒也兵指執兵之人昭十四年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

執兵因即名人為兵

晉魏舒為五陳兩亐前伍亐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服虔云司馬灋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九當作七詳禮說略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云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沈彤說二十五乘為偏二其偏為兩則五十乘三其偏為參則七十五乘四其偏為專則百乘廣韻專單也百雖成數亦單數五其偏為伍則百二十五乘以周案司馬灋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司右賈疏云司馬灋二十五乘為偏又云百二十

五乘為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重是司馬遹注文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是唐初本已誤也古者一乘車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留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人為步卒也杜注以什為要增之數不足據云毀車以為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為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五乘為三伍者毀車為卒其迭合五乘之車士十五人為三伍也云兩亏歬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為三十伍分其輜重為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歬軍合步卒為九百伍也云伍亏後者以百二十五乘之伍合

其車士為七十五伍分其輜車為三百七十五伍是以四百五十伍增軍合步卒為二千一百七十八伍也專參為拒悉以此法毀之專有千四百五十八伍參有四百八十六伍偏有五百十伍為兩後伍陳之正也故曰亏左右角參專為拒偏陳之變也故曰為左右角為拒皆判陳為而左角為拒二陳异五之二右角一陳异五之三疏密不勻此誘法也故曰翟人笑之以司馬濂釋傳其義甚通故服注引之若依杜注孔疏以此為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大謬沈氏改易舊說亦不可信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云司馬濂車

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江永云車亦有卒伍司馬灋百二十五乘為伍蓋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杜注誤以周案定從杜注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杜預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灋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江永云一偏十

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兩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亏是卒偏之數不明以周案車之卒伍與徒異名司右注疏已詳言之此言車卒也服注以步卒釋之未是卒爲兩偏之名故曰偏之兩如服注傳曰卒偏兩可矣之字何義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爲左右也廣有一卒謂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也廣爲左右之總名江說廣有一卒據一偏言因謂左右

廣六十乘並誤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杜預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江永云兩之一卒謂合兩偏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　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也杜注誤以周察偏以二十五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故司馬遷云五十乘爲兩卒者偏之兩也是卒亦兩偏之名而偏二十五乘又有九乘十五乘大小之別故卒亦因而乘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云兩之一卒者明其卒爲五十

乘正兩之卒非九乘十五乘大小偏之兩之卒也云舍
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爲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
之偏也兩五十乘舍亏吳者二十五乘杜江兩說胥失
之矣傳云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又云舍
偏兩之一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與卒皆有大
小之別故傳特詳之說詳禮說略
鄭元云曲禮載青旌云云載謂舉亏旌首以警衆禮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寿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青青雀水
鳥鴐鳴則將風孔穎逹云青旌謂畫青雀旌上舉示之
軍士望見知寿値水也鳴鴐畫佀開口如鳴時以周案

青旌鳴鳶飛鴻皆以畫孔疏是虎皮貔貅則以皮鄭志荅王贊問曰舉皮弓首不畫自據虎貔貅言之耳如謂五者皆用皮則鳶皮何以象鳴鴻皮何以象飛耶載如字釋文讀為戴非

鄭元云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于旌旗上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崔靈恩云軍行所置旌旗畫此四物孔穎達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何以為之秦蕙田云左傳有鵝鸛之陳兵書言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說

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為此卽古八陳浛握機經四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用之由禮只主出行之事故專據龍虎鳥蛇員而主動者言之此說視疏為密然必謂非畫於旌旗之上則但為四方之陳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為之亦不能言其實金鶚云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旂卽左靑龍旗卽右白虎旟卽南朱鳥旐卽後元武也然則日月為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以言之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

亏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厤

謚三辰之合亏三統也日合亏天統月合亏地統斗合

亏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也太常高亏諸旗故曰䄄

上以周案以司常旂旗旟旐證此龍虎鳥蛇四旗江愼

修巳有斯說甚通招摇在上舊說畫亏四旗之首金氏

以爲卽太常亦可參存但此旣爲布陳之法行當讀如

行列之行非師行之行之謂也

鄭元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司馬秋治兵以尊

卑之常則如司常冬大閱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

軍之時空辟實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

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鄭鍔云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其實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為軍吏在朝為孤卿會衆皆在師都故互建者旗旜迭載者亦旗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之曰大夫士合之則曰百官鄉有州遂有里曰鄉遂總名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乃所謂百官也故互建者物旟迭載者亦物旟也郊野也縣鄙也其

實皆公邑之吏而已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互建旐載皆旐也江永云司常言大閱須旗物大司馬言治兵辨旗物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變也以周案此當以鄭注為正師都當依說文㫃部所引作率都字亦

作帥鄉遂載物當依唐石經作鄉家故鄭注訓為卿大
夫段懋堂已言之凡內臣尚文德載帛外臣尚武功則
載畫物之旗其在田獵鄭注所謂有事軍旅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大閱治兵旗物之有異者以此而別也司
常曰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皆內臣也故建帛都者都
之長也大司馬帥都之外別有鄉家故帥都為遂大夫
司常有帥都無鄉家故鄭注兼鄉遂大夫言之帥都以
下皆外臣也故建畫異物者中冬大閱以外臣鄉遂大
夫為軍帥故帥都建旗內臣之孤卿大夫士無所將故
仍載帛是用常法也中秋治兵則以內臣孤卿大夫為

軍帥別謂之軍吏軍吏尙猛故以帥都所建熊虎之旗載之而不用帛而帥都與鄉家之外大夫其衆旣屬于軍吏而已無所將故轉載帛其內臣卿大夫有不爲軍帥而又選其屬以衞王者謂之百官是亦有事軍旅者故又載旗旜物皆帛也旗旐旟皆畫異物者也大閱有孤鄉大夫而無鄉遂者以鄉遂大夫爲都之帥也治兵有軍吏而無孤卿大夫者以孤卿大夫爲軍之吏也大閱有州里縣鄙而無百官者州里縣鄙爲鄉遂大夫之屬百官內臣非鄉遂大夫所畀統也治兵有郊野百官而無州里縣鄙者百官爲孤卿大夫之屬郊野即以賅

州里縣鄙也鄭剛中欲合大閱治兵之旗物為一因分孤卿及大夫士及公邑之吏為三節謂孤卿卽軍吏可也以為卽師都不可大司馬明分軍吏師都為二矣且既屬同官而又互建迭載終莫能明其故也江說引春秋傳望旗指仇納旌于殳以為兵禮向變然則中秋治兵旗物之用亦何容辨矣經曰辨旗物之用正明其有定制也且據鄭剛中說以駁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于鄭注殊少理會矣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建太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云凡班旗物以出

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在何時荅曰自
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
王之正色異乎親自將也
鄭志云趙商問天子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
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
司馬灋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
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與
校人之職甚異荅曰邦國六閑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
四閑當八百六十四匹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司
馬灋爲民出軍賦無與于天子國馬之數鄭鍔云以其

識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于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是也國馬則國所自畜牧以待用者卽校人所云是也葢畜于國者爲車路之備出于民者爲用兵之防也以周案國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國馬謂出諸民者也公馬謂畜于公家鄭志之國馬卽公馬撇文通偁也井田之法有民自畜其馬以備出軍者亦有民不畜馬而出賦者公馬足以稱賦謂公家之馬足以給軍賦之用也周官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車謂戎田之車公馬謂六種之馬見鄭注漢代有苑馬有郡國馬

猶存古制衞青霍去病伐匈奴有所謂官馬私馬之別
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凡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
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
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
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元云良馬自乘至廄其
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筴也校有左右
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
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
四百五十六匹詩曰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

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因八皆空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于五路卑之也黃度云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合左右兩校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駑馬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此皆據經文不改字以周案六廄成校獨變爲言

成經文上下皆據一校立文也校分左右不過帶說以明校人中大夫二人各主一校云爾鄭注誤以駑馬三良馬之數諸文爲乘左右校言故改諸八字爲六如其說天子十二閑僅同衞文騋牝之數尙不及齊景之千駟恐不其然黃文叔意欲不改經字而與廄一僕夫六廄成校之文又相觸戾且校人之僕夫非卽上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僕說詳職官門駑馬三十八馭夫亦未知所據以經文攷之良馬自乘至廄二百一十六匹良馬六廄以成校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駑馬三良馬之數以充校則爲三千八百八十八匹不言廏者益

駑馬不盡充廄下文所云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其充廄者也統左右兩校言之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駑馬三良馬之數其充廄者二千四十八匹未充廄者又有五千七百二十八匹合而以大數言之曰天子之馬萬匹

易祓云鄭氏謂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少備也由此推之則良馬五種分爲十廄駑馬一種分爲二廄以周案鄭注云明六馬爲一廄言一廄而六馬備也駑馬與良馬同廄所以淑其性且可以攻耆馬者之殿㕛焉如易氏說六廄成校文當在駑馬之後矣

毛詩傳云俴駟四介馬鄭箋云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說不著甲爲俴以周案春秋傳曰不介馬而馳之詩曰駟介彭彭是馬有甲之證攷工記鞄人爲革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注帴讀爲俴淺之俴是薄甲爲俴之證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俴者同實韓詩俴不著甲又本管子當從毛傳

賈逵云左傳明其五候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軌以周案周書程典云固其四援明其五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是山川不在五候中宜從賈董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以周案兵車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御者在中此常法也惟元帥主旗鼓在車中則居中央擊鼓與軍人爲節度而御者居左與裨將以下別故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謂元帥也旋爲回旋演戰之法自是御者事右抽謂車右抽矛說文引作右搯云抽兵刃以習擊刺也與鄭箋合毛傳云右抽矢以射許鄭皆不從其說者爲車右持刃不持弓矢也孔

疏毛傳以為右手抽矢亦非參見御㳂門

賈逵云司馬灋從遯不過三舍辟君三舍九十里也以
周案詩亏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行三十里可以舍
息然則古軍灋進退日行三十里也從遯者從而退也
退至三舍而極故傳亏辟君三舍下即繼之曰若不獲
命則與君周旋矣今本司馬灋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
過三舍羣書治要佗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從綏猶
從遯綏之言退左文十二年傳注云古名退軍為綏是
也近解綏字多誤

記少儀軍尙左卒尙右老子道德經吉事尙左凶事尙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周案二書說似相反並
屬周人行軍之通例江慎修以為當時制度各異各言
所見非也少儀以將卒為文左右異尚將軍乘車在左
其車右勇士也亦兮將軍故曰軍尚左其徒卒兩處伍
之右伍處兩之左故曰卒尚右而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鄭注已詳其義矣老子以上下軍自相向為文古人尚
右故偏將軍處上將軍之左左傳敘軍帥皆先右後左
右尊也如桓五年虢公林父將右軍時虢公知政周公黑肩
將左軍鄭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哀十一年孟孺
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皆然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此晉師以左當其右是下軍處左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此晉師以右當其左是上軍處右也宣十二年邲之戰楚工尹齊將右拒逐晉下軍此右當其左是晉下軍處左也潘黨將左拒從晉上軍此左當其右是晉上軍處右也桓八年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明周軍禮皆尚右也古人尚右說詳職官門老家以佳兵為不祥故以喪禮說之與鄭注卒尚右義合禮軍敗而歸處以喪禮師有功則奏愷樂云戰勝以喪禮處之與經意違王弼注老子以此為非老子語見鼂氏讀書志

春秋傳邲之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孔穎達說晉上軍在左下軍在右以周案觀下文楚以右拒逐下軍是晉下軍在左又以左拒從上軍是晉上軍在右右移者謂下軍在左乃右移而走也右字正對其在左為文若謂下軍在右失左氏用字之意

春秋穀梁傳桓七年焚咸邱不言邾疾其以火攻也或說太公六韜有火戰一篇火攻亦古法也以周案火攻五法詳見孫子此衰世之事也六韜載武王太公問荅祇防敵人之燔吾軍非以此為制勝

管子云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以周案此衰世之

法也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一朝而拔秦晉用其法而民田遂盡歸諸戰士可鑒也

曾子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言戰陳無勇非孝也言似兩歧以周秦大戴記曾子之言曰大辱加于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死不得葬昭穆之域讀此知聖賢臨戎自有我戰則克之道不以死敵為勇也周官冢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皆與曾子意相發明孔巽軒曰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

必死而有謚若狼瞫猶無存之徒然後登于明堂饗禘其後至乃不占震于鳴鼓陳書忪于聞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謚鮮不辱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恩佻短略抎師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于孤兒史傳厠于忠義豈知古之人視之方將錄其辠而削其籍也哉

左傳云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元箴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

穀梁傳云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何休癈疾云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元釋云將師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爾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穀梁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癈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晉人秦人戰于

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枉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元釋云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亏直不直也直不直自枉事而已義兵則客直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亏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喪亏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枉宋邲之戰直枉楚不以楚及晉何邪劉逢祿難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亏器無薄也春秋以嫌亏伐器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亏義反矣右三條爲古說并存之亏例宜刪

受業通州孫儆
孫次庚仝校